大學困學錄

大學困學錄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而戶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王澍

序

氣不盡清故不能皆知其性質不盡純故不能皆全其性然要知性之全體未嘗不在但須擇善而固執之積久純熟自有到處惟格物致知然後能知其性惟誠意正心修身然後能全其性二者相須並進然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復乎善不先知之安能全之所以八條目以格物致知為首

知其性全其性本是兩項工夫朱子又於其間下一而字蓋惟上知之資合下知得便能全得若常人則必先知之而後可以全之也故朱子曰知行二者論輕重行為重論先後知為先

天能命人而不能教人所以修道立教必有待於聖人聖人能立教而不能為教所以教百姓必待司徒教胄子必待樂官是皆天命之所不容已非聖人有所勉強增益之也

所以教者無他不過使人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耳惟聖人能
盡其性故能使人皆復其性苟非本於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
無本安得使人皆從其教乎三代以下教人之法非不詳備而
人終不率者只爲少此上一段事故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有本而有以興起其遷善改過
之心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則因其固有而易以勸其
遷善改過之心此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而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

自天降生民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則誦數十過便如措身三
代以上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君師之位故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而其
道行孔子不得君師之位故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而其道明
孔子之教事事皆實老佛之教處處皆虛

讀朱子大學序天地之心人性之善聖人之教三代之隆世道之

變無不歷歷在目熟玩數十過而不感發興起吾不信也

先王父滄研先生謂一卷大學只是忠恕兩字所見甚卓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

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一以貫之明明德而已矣

聖經一章自是聖人之書十傳自是賢人之書細體味之自見

語類原圖

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此

仁敬孝慈信皆其目也

明明德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皆明明德之事

新民

齊家治國平天下

皆新民之事

知止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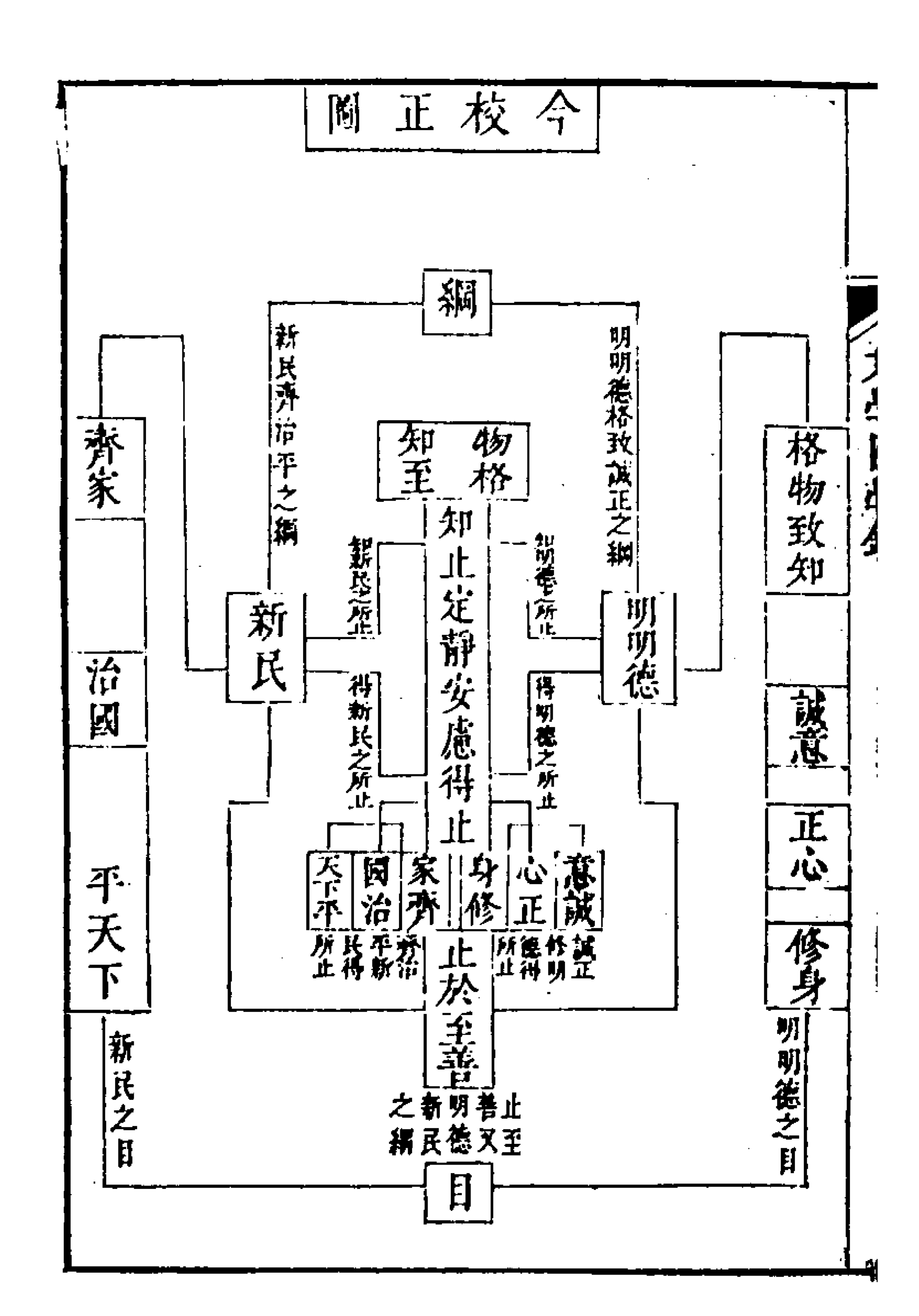
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在

能得

齊家治國平天下

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

定靜安慮四者貫在知止能得之間


今校正圖
綱
新民齊治平之綱
明明德格致誠正之綱
物格
知至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格物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新民
明明德
知止定靜安慮得止
知新民之所止
得新民之所止
知明德之所止
得明德之所止
天下平
國治
家齊
身修
心正
意誠
所止
民得
平新
齊治
所止
德得
修明
誠正
止於至善
止至善又明德新民之綱
新民之目
明明德之目
目

問語類所載大學圖其次第節目詳矣今復更定此圖何也曰原圖所載如格致誠正脩爲明明德之事齊治平爲新民之事等類按之經傳固無可議獨其所云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在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云者與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者不合則固不容以無辨也蓋物格知至是知止之由意誠心正身修是明明德之得所止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之得所止今乃以格致誠正修爲知止之事齊治平爲得止之事則是以知止爲明德能得爲新民是明德但有知新民但有行於理有所歉而不可通矣不知知止能得皆貫明德新民卽物格知至亦匪獨明明德之事物無不格知無不至則身心之理固明而家國天下之理亦得此知止之所以貫乎明明德新民而非可但以爲明明德之事也曰朱子云定靜安慮得五者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今圖於知止下能得上皆置黑畫以別之又似有節次何也

曰既知止則自得止相去固不甚遠其間四節只就一時並進中歷歷抽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本非有所積漸而然但知止能得是此一節之綱定靜安慮四者皆知止能得中事是固不可無分別也曰安慮之間又置小畫以別之何也曰定靜安是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其節候不同又況慮之一節較定靜安三者尤緊要有力蓋到此是知止發用爲能得機關故朱子曰此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人多是到安處住了玩此則慮與定靜安固當微有分界也曰物格知至卽是知止意誠以下六者卽是能得今列物格知至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於能得之下不又成兩概乎曰雖物格知至然後能知所止而意誠以下六者則皆得止中條目故不得不明列之也且列於上下而仍相聯屬雖微分界限而脉理自一立象示人其法固當如此曰知止至能得其在經文知至意誠之間乎曰是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止之序也圖以物格知至列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列於能得之下實本此耳曰身修家齊之間獨置兩畫以別之何也曰此明德新民之界也曰以格物知至一節置之止於至善之上何也曰自物格至天下平皆是止至善中條目八者有一不盡或盡而不至皆不得爲止至善故列止至善於其下以見必八者無所不盡然後爲至也曰八條目各有界限獨於格物致知雖分界限而相聯屬何也曰格物致知雖爲兩目而實非兩事格物卽是致知之功一物格卽一知至程子所謂才明彼卽曉此如形與影非有二也故經文不言先而言在以其有二名故分界限以其實非兩事故仍相聯屬也曰八條目相去皆均獨致知與誠意其間獨遠何也曰此知行之分界又以見格物致知之功雖屬明德而其用力直貫新民故與誠意正心修身稍示分別以見其意也曰右明德而左新民何也曰古人以右爲上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也曰終之以止至善何

也曰格致誠正修皆所以明明德齊治平皆所以新民而明德
新民又皆當止於至善其右明德而左新民以見當先己而後
人其上知止而下能得以見當先知而後行而要其歸皆止于
至善以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標的知止能得之盡境故以
止至善終焉曰朱子於大學直看到前人所不到處乃其爲圖
亦復有失何也曰語類一書本當時門人所記朱子之語非出
朱子手筆此圖蓋亦其門人聞朱子之言因本其意作爲此圖
而丁師說偶或有失耳故今復作此圖以正之雖異原圖之說
而實一本朱子之旨觀者熟玩章句或問而以斯圖印之方知
一點一畫皆非創入也

經

只爲今人少了小學一段工夫所以更做大學不成

或問開口便說個敬甚精密蓋今之學者旣闕了小學工夫若不主於敬更無立脚處必須收斂身心令整齊嚴肅方可下手做工夫

收其放心卽所以養其德性然又須有以養之始得蓋此心旣收斂得來便須涵養而保持之使之有常而不失且擴充而不窮若只似明似滅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若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適外面自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爲主

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

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瑩澈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

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即程子主一之意然其語氣微傷急迫主敬工夫程子謝氏尹氏其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其所從入處而致力焉充積久之到得力時便都貫得

謝氏常惺惺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皆是主一無適注脚然可見三先生各自有得力處

主一無適是通長說常惺惺法又更提起看常惺惺者所以密察此心之存否時加儆醒一則可以隨地隄防使此心不至放縱出入而主一之功由是嚴密一則可以常常喚醒使此心不至拘束枯槁而主一之功由是精明

明德兼統性情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

問明德是心是性曰明德是性心所以該載此德者也但明德與

性其地頭又微別性者天命之實理此理爲我之所得故曰德以其本無不明故曰明德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喫緊下手處錯過此幾即復昏矣

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今學者多不從此處下手所以明德更無人明

善端一發便須致力稍一稽緩則習染至而牿亡矣此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明德之發動靜皆有平旦之氣靜中之發也乍見之萌動中之發也

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纔知道不明便是此心之天理發見處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雖則是一念之動邪正是全體呈露處須即從此一隙執持而擴充之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善端初發人心之復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

聖賢立志之初合下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成物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大也

明明德成已之仁也新民成物之知也止至善時措之宜也

明明德則新民之本立新民則明德之用行

民與我一體皆同得天之明德者也民有未新即是明明德之分量有所未盡合天地萬物而皆至於明德則已之明德達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學也

新民不是强人以本無又非分與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

明德新民論其本原雖無彼此之殊論其工夫自有先後之別理一而分殊者也

明德新民成已成物當然之事理也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無過不及方爲至善

止至善允執其中而已矣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智所爲本自有個至當不易之則故止之者亦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能止於至善

至善天理自然之極也止至善人事當然之極也

問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好便是人欲私智之爲而非天理之極矣

問朱子答李敬子問云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在此說不得何也曰言學者務在有以止之若說自然則止處無力蓋明新各有至善天理之自然也明新各欲止於至善人事之當然也盡人事之當然而無歉於天理之本然是謂止至善

問朱子曰民也要止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

可不如此似此說只是要民自家新到極處不是自巳能新民到極處是如何曰天命之性非有我所得私我要到至善處民也要到至善處蓋明德之在人者其本體自然如此但無文王猶興惟豪傑之士能然若凡民拘於氣稟囿於習俗勢須上之人有以振作鼓舞之然後能感動興起而復其本然之善新雖在民而新之者則在我新之雖在我而所以可新者則全在民因其自然我無加損焉此所以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問止至善以下八條目按之自須知行並重而獨重知止何也曰天下事理惟見得到方能做得到故止至善雖知行並重然天下儘有知明德新民而見地卑小不知至善之所在則雖欲做到至善處其道無由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所以獨重知止也

問朱子言一知止則自得止無等級之相懸然則八條目工夫但一物格知至而意誠以下即無不一以貫之乎且誠意一節爲

大學緊要關頭豈亦竟可抹殺乎曰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言欲得所止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所以引進學者欲其從格物致知上實用其力蓋必明善然後可以誠身正爲下格物致知一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逐節有工夫在其理又當別論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知之爲急耳此與中庸九經末言事先言效一般蓋皆所以歆動下學使之不畏其難以致自暴棄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如此大抵觀書當先隨其理之所在以求其指之所向待此處既有下落了然後可通徹前後以求其會通若不得本意而遽執前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碍此不可不知也

問知止節五個而后與物格節同而朱子獨謂此處無等級之相懸何也曰知止知字非泛泛之知蓋曾做盡格物致知之功而已到物格知至地位者也此一知至其於至善之理始終本末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到此自有定靜安境界不須求索亦無停

待但一知止自然一齊都到只逐層推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耳曰然則物格節七個而后獨有等級何也曰知止至能得在物格一節中只是知至意誠中間交接處境界此後尚有意誠以下許多節次在逐節皆有實在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便一齊都不消用力故知止節五個而后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物格節七個而后則須逐關關放也

慮者審其所止之處也

定靜五者雖皆爲功效次第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尤是能得緊要關頭蓋不知止則固不能得止然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更詳悉體察則所止者雖善而未必其至也譬如行路人知止是須先曉得所到地頭既見得真便好一心向那裏去故定心既專一便不爲他途所亂故靜心既不亂便可從容行走故安然雖能安到臨路時猶須逐處次第詳審方得脚下不差不成便信足走將去故慮字一節尤緊要見得不真走差了病却小

見得眞又走差了這便是眞個差爲害最大不能慮連知止也都枉然人多自恃見得眞到臨事便率意而行所以多錯故朱子曰到此却是難進非顏子不能

定靜安是知止中之效處則是知止能得交接頭上事此處無大工夫工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略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詳細體察便得路數開明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節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機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是更有難做工夫也

問能得以本節理觀之是得其所止以下文八條目推之則又有不可通處曰格致之功既盡則所以明德新民者莫不確見個至善之所在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從此便得坦然向至善處做將去無所疑誤故曰得此得字尙是就知止處斷之尙是知一邊境界下文章句則意可得而誠矣則心可得而正矣分明點破得字與能得緊相照但云可得不云已得反觀

便是

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無欲速之病用力專一而無雜進之失故可以近道不是但知所先後便謂能近道也

究之無欲速之病則自無雜進之失人惟欲速故雜進故或問但以進爲有序言之

知所先後不是教人泛泛然知得個先後正教人在所先處用力而後可徐及其後耳就明德新民言則須先己而後人專就明德言則須先知而後行步步緇入逼歸致知格物上總欲人從此處下手耳

本末節固以結上亦以起下玉溪盧氏之說自是道脫等處無關要害苟不礙理自不妨並存其說大要說書之法凡前人成言苟於理大有所害自是不可不辨若無關大義亦且聽之必欲苛駁其非添出閒議論反增一重障蔽就使是來亦復何益況未必盡是乎俗下講章吾所以深惡之爲此耳

方遜志蔡介夫欲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及聽訟一節作格物致知傳殊未安知止節畢竟是止至善中語如何可作格物致知還當以朱子爲正

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致體用一原之學纔發念時合下便欲明明德于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模自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休今學者志氣卑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志向

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及人故曰明明德于天下玩一於字全節精神隱然已具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新民原是明明德中事吾之明德未能推以及人則於明明德分內事猶有欠闕必使天下人人皆能明其明德然後明明德之事始盡可見明德新民二

綱領原非兩項事
明德人人所同特衆人不能自明要在爲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强而增益之也
齊治平俱兼化之處之說道之以德化之也齊之以禮處之也
心統性情兼體用正心工夫只在戒慎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偏倚便是
意在性情之交
正心是統體用功誠意又是於其一念初動處實用其力使好惡之發皆一於實耳單說正心該得誠意然無了誠意工夫則正心便沒把鼻
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
中庸戒慎恐懼正心之功必慎其獨誠意之事

知不致則意之所發不知孰爲善孰爲惡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故必先致其知所謂致知者不是爲要誠意方去致知要知來覺察此意致知之功在於平日平日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其善惡是非有不待撿而自明者認得既真然後誠意之功可盡不然則雖欲誠其意而苟不知善惡之分將有自以爲誠而實欺者又況天下道理至爲精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苟非真知灼見而後行之則亦安能無失哉

八條目推到致知便盡格物即是致知之功本無兩項致知在格物句只是致知注脚

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故致知在格物物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知無不盡故物格而後知至

格物致知固是明明德始事然直到平天下亦都貫此知止之功所以統乎明德新民也

物我之分雖有彼此之殊其理則一而已物未格知未致則一身

撫以自照何有於天下國家若旣物格知至了則于天下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盡天下國家又何關閼之有又況所謂物者卽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而其所格者卽身心家國之事理故其爲功雖屬明明德之事而其爲用實統家國天下之全必其知直徹乎家國天下之故而無纖毫之蔽然後爲致知之盡知止之極

八條目逐件各有本分工夫在經文言欲如此必先如彼者亦是略分個次第輕重與人看教人以下手處耳本是齊頭做但於中各自有切要處不是一味遈重上一截細玩先字便知尚有後一而工夫在

大學八條目之序與堯典克明峻德之序同

虛齋謂八者兼備未足爲至善此語最精八條目須是事事造乎其極纔是至善但云兼備猶粗在

八條目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旣已如此又要如彼

其功不可闕

以八條目一事言之工夫做到九分纔有一分未到不可謂善合八條目而言七件俱做到十分只有一件未到可以謂之善而不可謂之至善須是逐事各造其極合來無一事不造其極方是止至善處

一事之理無一毫之不徹天下之理無一事之不窮到此乃爲知至

寧可使天下之理或有不知不可使一物之理知之或有不盡

物如何便是格知如何便是至只是知止於至善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是明德新民條目物格而后知至一節是止至善條目

問物格知至一節何以不是順推效驗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下六條竟可廢矣必無是理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個而后轉醒上文

六個先字以見八條目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

問八條目節節各有本分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以後更不須用力固矣然以知止一節與此相比對看一知止便能得止則自物格知至而知所止之後意誠以下便無工夫次第乎曰若論工夫固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之理况知至以後誠意一節爲善惡關頭尤是學者喫緊著力處豈有一知至了便竟能一直到底但此節文勢却是與上節一意相承而以七個而后字鞭醒上節六個先字一個在字之意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不重說工夫工夫已盡於上節故或問云此覆說上文之意况朱子既以知止一節爲知至意誠中間事以彼例此則此一節只是舉其現成者以示人益以見功不可闕序不可亂耳工夫節目皆不復論也曰章句云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下兩可得字又不盡似現成說曰此節雖不復說工夫然却不是效驗故朱子下可得兩字雖不說工夫其中自涵得工夫在此兩字斟

酌虛實之間最爲精當說理旣精而本文語勢亦得要之只自能得句會得耳總之以知止物格兩節對看一知止自然能得然能得中却逐項自有工夫但旣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去此節意誠以下雖逐件自有工夫然其語勢却是要其成功之辭而非引人用力之語兩處語意正相吻合也

所謂修身爲本者蓋對家國天下而言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能修其身則大本旣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裕如矣此正是知所先後處

問朱子論八條目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然則八條目莫重於格物誠意矣而經又重修身何也曰經重修身正見格致誠正之爲要蓋謂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可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修身爲本一語直將八條目都攝盡而本末輕重仍自了然聖人之言辭約義盡如此

問庶人無天下國家之責是如何曰新民之事固非有天下國家

者不能爲之在庶人則雖無天下國家之責而固有明明德于天下之分有其分則隨其分之不同卽莫不各有其事又況大學之教爲天子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而設則將來固有天下國家之責新民自其分內事蓋其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理無不同故分不可不盡但各能從身起化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明其明德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事初不以貴賤尊卑而有殊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貴賤之分雖殊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故皆以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理雖未嘗不一而本末厚薄之分則殊故本亂而末不可治

其所厚者薄以下又移下一步就末不治中抽出家來說言本一不治雖至厚莫加家且不可得而齊而況國與天下乎蓋正以甚言末之不可治而身之不可不修也移下一步正是輾上一步處

傳首章

文之氣非不清而非清之至質非不純而非純之至故雖不待十分勉強亦不能無所修爲蓋在性反之間堯則性之者也故於文言克明德於堯言克明峻德

文與堯之明德其所從來雖有性反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皆曰克

明德明命總是一理以我之得於天者言謂之明德以天之賦于我者言謂之明命蓋推明德之所由來使人知明德本天命所固有而明之之功亦不過盡人道之當然以復其天命之本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忽言天命提撕深切使人神悚

所謂顧諟者非果有一物在此而常常顧之也只是此心常存提撕儆覺不使昏昧常覺天之明命炯然於心目之間知無不明行無不篤靜而必有動而必察無一事之欠闕無一息之間斷

則工夫密而明命明矣要而言之始終不離一個敬字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顧諟天之明命也
人能常存此心不使昏昧放佚便見得天下義理一一從本心中
流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纔是眞個顧諟
若明若昧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刻刻提撕此心令光明洞徹無一息昏昧無一息間斷則人欲滅
息天理常明而天之明命復明矣
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明而無昏昧
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
戒懼愼獨顧諟之功勿忘勿助顧諟之法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靈不昧之德本然高大此固不以聖愚
而有加損者也但凡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不免卑狹了
堯則生知安行德性行事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獨能全其所

受于天之理而無少欠闕故曰峻德非有加也只是明到盡處至于至善之地耳

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也

堯之峻德與湯文一同湯文之明明德未嘗不止於至善然畢竟堯之氣象自別則性反之所以分也

三聖之所以明其明德者或性或反分雖不同而爲仁由已其歸則一此個非別人若力不得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傳者喫緊爲人在一自字

如湯文之聖所以明其明德者猶煞吃辛苦況其下乎

學者曉得明德是已所固有明明德是已分所當爲須是豎起精神猛力向前身體力行一息不懈纔是爲已實事

皆自明也大聲疾呼教人看樣正見明明德之道本不必出於一途但各隨其氣質之所近而盡其分之所當爲務求自盡更不

窮貸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如堯與湯文其明徵也。學者可不勉哉

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為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喫緊為人之深意也

所謂自明者德本性分所固有明明德本我分所當為人能明之而造乎其極要不過盡其職分所當為以全其性分之固有者而已又況此事固由乎已不由乎人學者其可私意苟且以致自虧其分定之理當為之事哉

引三經不重性反。只重自明傳者之意不是較量古人優劣。只欲令人猛省

固是不論性反然此義亦殊有意蓋以見性之者固能明其明德而反之者亦未嘗不能明其明德可知人無不可明其明德而學者不可以質之不美力之不足而遂自暴自棄也

傳二章

苟日新三句一氣讀首句高呼下兩句緊接精氣乃出

苟日新句一苟字蹶然振起有如日初出氣象

苟日新非至明無以審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

大凡天下事成敗機關只在起頭起頭處立志不堅用氣不銳少間便自摺扱了苟日新猛力振作其志甚堅其氣甚銳從前汙染從此抉除以後工夫從此精進只此三字便有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氣力下面只就此接續去

苟日新不是一旦霍然非非今是之謂蓋直是自新工夫已做到徹首至尾舊染之汙盡滌無餘纔當得一苟字此一苟字直從其霍然改轍之始以至舊染盡滌之日工夫境界全體具足者而言須是煞吃辛苦破釜沉舟猛力向前方有到處此處不得力則通身不得力矣故朱子曰而今學者都不去苟字上著工夫

問苟字既是全體工夫以下二句又如何作進境曰正惟苟字中

有全體工夫所以須更加鞭策勉力向進若此處先已苟簡則以後工夫皆不得力矣

問舊說謂日日新是接續于其繼又日新是振作于其終其說然乎曰此說初看似是細思殊不然日日新何時有個盡處又待其後重新振作來若有個盡處則就其盡處已間斷矣然後又從而振作不已跡乎不知日日新本是貫徹終身語除一日既新外此後自新之功須是繩繩不已接續做去徹始徹終至死無間於其中恐或有踈略怠緩處故又須時時提撕不使昏昧方盡自新之量故日日新是統體工夫又日新只是就其中又時加提撕耳即在日日新內分繼與終大是斷

日日新又日新兩句緊相接續是無盡語又是緊折語蓋日新之功既已振發于其始則從後接續有何了期除是死而後已一息尚存安得少懈新處說不盡故但以日日新又日新總括之學者莫說到又日新便了却

日日新是鎮常如此又日新是頻頻提撕不是一又日新便了不從苟字上著工夫則下二句更無入手處朱子所謂緊要在苟字是也然但能振作于其始而不能接續于其後則前之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最是難進處此惟自強不息者能之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修身為本之意可見矣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不是推本之辭或問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此則所謂化之者也欲民之新而不能躬行以率之則民無所觀感興起終無由以進于善故自新最要自新者化之也作新者處之也但作推本看尚斷一重在

先之以自新所謂道之以德也繼之以作新民所謂齊之以禮也兩者闕一不得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問釋新民而言自新先儒謂是推新民之本竊謂上章言自明即自新也此又推本言之不且複沓耶曰此正緊接上章皆自明

也說起蓋新在民而使之新者在我新之者我而所以能新之者又在我能自新自新有一分不盡即新民有一分不到必使明明德之量無一毫之不盡而新民之本乃立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苟日新三句正是自新之極把自新之量推到極盡無餘然後人已交接處乃無毫釐之隔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之理本人人所同有只是無以感發之遂安於舊染而不自知耳上能自新則既有以感發其同然之心自然興起於善日即於新不能自已又從而制其田里等以爲善之資立之學校導以爲善之路鼓舞作興使其新者日益進於新則人人皆有以自新而我之日新之功達乎天下矣是民本新而我復有以作之也

問新民似宜主教化說又云秉彝如何曰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著子

問作新民書傳云作新斯民新字即解爲新民之新此處章句云

自新之民其義互異何也曰此正朱子看理活潑流動之妙紂之時商民皆染於舊俗不能自新在上之人有以新之故書傳云作新斯民此言自新之民者蓋接上自新來德本民所固有上之人既能盡自新之功則有所觀感興起而作其自新之機故曰自新之民又以見我之新民非以我之所有者而分之民原能自新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導之耳所謂以人治人也

新命正是新民之極新民而不能新命必其新民分量猶有欠在直到和天命也新纔是新民之盡故曰用其極非謂人欲新命然後去新民也

新命固是新民之極然非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則起化無本安得到此故此一節實總承上兩節來章句能新其德接上自新以及于民接上新民惟能新其德則感化有基又推以及民則振興有法既有以化之又有以處之則道德齊禮本末交養天下之民翕然丕變國運世運自有煥發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

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爲自新新民之極
問末條無所不用其極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不及新命何也曰新
命一條正是個極是故二字緊接文王詩點透極字蓋自新必
到能新民然後爲自新之盡新民必到能新命然後爲新民之
盡僅足其分便是不足故文王詩乃是自新新民之極非謂自
新新民以新命爲極正謂到此纔是自新新民之極耳無所不
用其極實卑接新命言而自新新民自卑自新新民之外別無
新命之功故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也
從其盡處而言故曰極要之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凡所云爲莫
非分內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自帝王以至匹夫人
人性分中共有此道理人人職分中共有此事業苟非有以盡
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巳分爲有歉故必造乎
其極然後爲能滿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初非有
所加也故曰其極

問此章釋新民而無所不用其極却平說自新新民不分賓主何也曰自新者所以躬行作則於上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也新民者所以推行政教于下使民有所鼓舞而感發也躬行處有一分不至則推行處有一分不周推行處有一分不周即民有一分不化一有不盡即自新新民兩者俱歉故自新而有以用其極然後新民之體立新民而有以用其極然後自新之用行兩者相爲首尾而不可闕故皆當用其極惟自新能用其極然後可推以及人而新民能用其極也此正所以用新民之極也

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爲之者舉而措之耳

問傳首章釋明明德其工夫境界已略備矣此章釋新民又必推本自新不與首章重複耶曰自新之義本即是明明德工夫所以又引盤銘不憚重復者上章言明明德雖工夫境界無所不

盡然猶是大概說到盤銘一條然後將自新分量從其入手豎
其極功直推到盡有此一段工夫乃覺自新處無毫釐欠闕而
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盤銘者乃自新之極也新命者新
民之極也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此一句以本章言則是結
自新新民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貫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爲
止至善提綱故三章釋止至善更不別立義但反覆引詩咏嘆
指點而止至善之義已中邊皆徹矣故無所不用其極句乃是
三傳精神結聚處

傳三章

邦畿四方之極也至善萬理之極也

邦畿節是懸空說以見明德新民本有極至之則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之明之新之者亦本有當止之處乃人事之當然初非有所勉强而增益之也

惟民所止玩一唯字以見至善之外更無別義明德新民必當求止於是又以見無事不有至善無人不可止於至善聽人之各自爲止又以見止與不止皆在乎人欲明德新民者反求諸已也

首節只說個影子引而不發最有味

至善之理事事物物莫不有之而又不可執一故但引而不發使人隨處體察而各得其當然之極便是至善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喚醒多少

得止關頭全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

人不如鳥一語最婉而切不是貶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緝熙敬止四字只是兩截敬是體止是用緝熙只是形容敬字自其敬之繼續不已者言故曰緝自其敬之光明不昧者言故曰熙惟其敬之純一如此所以施之於事無不知之明處之當而各得所止也

四字以敬爲主敬在心止在事一敬字已足包舉緝熙兩字然必有緝熙兩字而後敬之分量始足在文王自無不敬敬無不緝熙學者形容文王之敬却必至是而始足也

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德之純緝也不顯熙也

問講章謂敬在止之先然乎曰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少間斷此心常自光明洞達無有一毫私欲之蔽無事時如此臨事時亦如此所謂至誠無息者也若云敬在止之先豈臨事時反不敬耶

有君臣父子便自有仁敬孝慈之理有仁敬孝慈便自有個極至之則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事之所不容自已者雖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君臣父子各隨其分因其所固有者而應之無過不及恰滿其分而止故曰安所止

問敬止之止講章以爲全體之止下五止字以爲一事之止然乎曰從五事分看特止中之一事要知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一毫之空闕無一息之間斷即一事之止無不從廣大包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精神所注其事有偏聖人之所以止之者莫非全理也

仁敬孝慈信在學者分上則有分量等級在聖人分上則纔道著個仁敬孝慈信便是止於至善更無分量等級之可言

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理亦異故至善無定法然所止之理雖因位而殊而當止之則正因位而定故至善有定分因其無定之位以其分之一定者處之而各造乎其極是則聖人之所以

事事得所止也

晚村謂五止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的道理此語意圓而語滯五止之理本天下人人所共有之理文王但自盡其所有之理而天下人人之理亦得人能止於至善亦不過各自盡其所有之理而文王之理亦得故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極正謂人人性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止在人人職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所止者在在文王不過先得我心之所止而非有所加也

從五者之中各究其精微之蘊則五者之至善不在文王而在我矣從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有以究其精微之蘊而萬事萬物之至善亦皆在我矣然非於五者之中一一究其精微之蘊則亦無能推類以盡其餘也

兩個有斐君子微不同第一個有斐君子是從盛德之後歎美之而追想其所以致此之由第二個有斐君子則是據上學脩恂慄威儀而實贊之之辭

既切而復磋則學止於至善矣既琢而復磨則自修止於至善矣
恂慄則中之所存止於至善矣威儀則外之所發止於至善矣
學是求知所止自修是求得所止恂慄是得止於內威儀是得
止於外盛德至善則是據其實而贊美之也

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在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爲止至善全
量若有一不至或至而未盡未嘗不善而非其至也

修者治而去之之謂全在去人欲上用力去得人欲全得天理既
已攻破人欲抉而去之使不得累吾之本體又恐未能盡去更
仔細磨礪必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全體精明無少繫累然後
爲至

恂慄威儀皆是敬敬在中曰恂慄在外曰威儀根本固在學修然
此處亦自有工夫在君子知行兼盡則此心純是天理怠惰放
肆之念自然不作然又必守之以嚴密持之以武毅使其心體
精明精力強固且不敝于外則又無以養其內故又必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使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直至誠敬積于中而光
輝發越于外根心生色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然後爲學修之盡
而可以止於至善
恂慄威儀內外交相養也
恂慄威儀即是學修中精明强固之意
學修恂慄威儀工夫一節易一節氣象一節濶一節
學修工夫嚴密于內則爲恂慄是意誠而心正也學修工夫發見
於外則有威儀是身修也必至內而恂慄外有威儀然後爲學
修之盡然後爲盛德至善以恂慄威儀爲學修之驗者非也
問淇澳一節大旨還是重說工夫抑是指其得止之實也曰此節
若逐項細論自有工夫在然以通章大段觀之則此節是明明
德得所止所謂學修恂慄威儀不重說工夫止就現成說歷數
其得止之實耳蓋經文之義一知止自能得止以彼例此則此
章所重惟在知其所止一節文王以下三節俱說得其所止故

此一節學修恂慄威儀皆只就現成指點而工夫節目自具其中曰然則學修恂慄威儀竟不說工夫耶曰論大段則自是據現成說若逐節細論則自各有工夫在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由學修而恂慄由恂慄而威儀到此明明德之功已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卽指其實而贊美之

要知恂慄處愈益精明則學修之功亦愈益精明威儀處愈益充拓則學修之功亦愈充拓

以天之所付者言爲明德以學之所至者言爲盛德非有所加也不過充滿其明德之量耳此正是至善處

以身之所蘊者言爲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爲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概必到至善然後盛德之至得止之極

問此不忘與下不忘何別曰明德本人人所同有懿德之好又人

心所同然今我既先得之而充實光輝止于至善又如此則有以合其固有之理而發其同然之心自然民不能忘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此與下沒世不忘其不忘同其所以不忘者自別

烈文一節本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能忘就對面看不說當時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又透過一步看夫新民之澤至使後世猶不能忘則當日新民之止至善可知而其止於至善者又不必言矣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

四其字若作前王言則賢親樂利皆前王所遺使後之君子賢之親之後之小人樂之利之此是前王之新民止至善能使沒世不忘者也若作後人言則後之君子自賢其賢而親其親後之小人自樂其樂而利其利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誰之爲則其不忘也愈至而其止至善亦愈神矣此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其孰能之

一章釋止至善皆只就詩辭中咀咏出義理來而綱領條目工夫效驗境界事理無所不見似無首尾却有次第反覆研味其趣不窮朱子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正不獨末兩節爲然也

又此章五引詩不相連屬似覺散而無統若一下看破只是經文知止而後能得一句蓋之首節特懸空說個至善之理爲人人所當止而欲得所止必由於知故第二節于知止特提撕警切一章精神只在此處以下三節皆言得止只是現成鋪出以指其實正以深見知止之妙而欲得止者不可不先知所止也故此章節目雖多細玩其旨正與經文知止一節無毫釐差別極詳盡正極直捷

傳四章

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人所同有只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便失其本然之理而上之人又不能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偽日起利欲交攻而不能無訟也誠使為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乎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偽不敢復作既無無情之念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威勝于刑威也

道之以德則有所觀感興起而發其固有之心齊之以禮則有所檢束執持而絕其為惡之念故能使民無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有日月當天萬象回伏氣象聖人作而萬物覩于此可想

無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是已

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民畏之也若論文法則此
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直到盡處人
已交接界上使人于言外想見已德之明便覺隱然有個本在
此引而不發之妙

就末中隨舉聽訟一端必須明明德以新民然後能使民無訟則
凡事莫不有本而本之當務從可見矣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到此已是民德之新了曰是此一句直說
到盡處大畏民志乃即此而推其所以然兩句語有淺深境無
先後

此謂知本釋本末又釋脩身爲本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
是古人釋經只取大畧不欲屑屑排比然旣釋本末則終始亦
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
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爲本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
固一本經文之意也

此章特拈知本兩字以爲前後綱紐前三章明德新民止至善平列不分主從故此章特爲别示體要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而明明德新民又必先知止而後可以得止使人知用力之有序後六章格致三傳正說知本工夫齊家以下步步俱從身推出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使人知推行之有本則此一傳直是十傳關紐

齊家以下三傳處處推本修身皆貫此章知本之義而釋經文修身爲本之意也

傳五章

朱子卽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蓋所謂格物者不是尋常去格亦不是但格一物隨其身之所在每遇一物便窮格到盡更不容易放過積累久之自有通脫處

心自有知物必有理在物之理卽吾心之知而物之理未窮則吾心之知不盡究之心之靈明未嘗滅息思欲格物便是此知之端倪呈露處但須乘此端倪用力推究使無毫髮之不明又更從此擴充使無一物之不盡纔滿得知之分量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爲緊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雖極昏昧亦必有個發見處其始也須是因其良知之發循端究委推而致之使無一毫之不盡朱子所謂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知萌露處只須因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子不知是也既有已格之物則此心便有已至之知其既也又須因其所已知者而推類以及其所未知

使無一物之不知朱子所謂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格得一物明
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自然貫通是也
事雖無窮理則可盡
不妨有未格之物不可有不盡之理
學者欲下手做格物工夫先須認得個物字親切
問物者外物也物在外而欲一一窮之不且玩物喪志耶曰物雖
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遇事觸物皆與吾心相通者由其
理具于心故也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在物之理
即吾心之知以在物之理致吾心之知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
也且物雖有大小而所具之理則無大小故程子云一草一木
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是教人專去格一草一木也以物我之
理一也陽明不察此指遂謂程朱教人專向草木上用力而有
格竹子七日致病之云以意逆志豈其然乎
天下之物衆矣固不能物物格之但有物來吾前即竪起精神直

窮到盡積累多後自然貫通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則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

問如此則未格之物將置之不格耶抑猶將格之也曰何物無理何一物不當格特物之爲數至多而吾人之力有限必有不喫知得盡者但到面前者不令放過積累久之雖有未曾格者自可推類以通之矣

問格物當從何處起曰天下之物無窮而其格之也亦何有終始先後之序不論精粗大小但隨其身之所遇便與格他即是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譬如行遠起脚處便是現在之路但從此脚踏實地走將去自到遠處

問固當即物窮理然竟無輕重緩急之分耶曰事物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故當從其現在所接便與格之然物之理雖一而輕重緩急之分不能無殊故又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緩者若更不論精粗紛紛逐物以是爲格則爲玩物喪志矣曰然

則物之輕者後者便不須格耶曰物皆有理皆所當窮然必須先格其大者而後可以循序以及其餘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也且萬物之理具于吾心而天下之物又同出一理大者既格則小者亦自不難於爲力矣

問何以格之曰循序致精勿忘勿助

問天下之物固當無所不格然不患其汗漫無歸耶曰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格得一件即知得一件朱子所謂格得一件物致得一分知是也蓋物雖在外而所以格之者非爲外也故與誇多鬬靡狥外爲人者自別又況萬事萬物同出一理當其初用力時逐件去格自是零碎事件件格到久後純熟便當一以貫之不患汗漫矣若猶覺汗漫畢竟是工夫未到未能貫穿更須逐件去格工夫久久自見有親切浹洽處曰貫通後固不患汗漫正恐用力時汗漫無歸耳曰但即目前所遇之物反身切已以體察其所當然又窮究其所以然深造自得勿忘勿助則所

見之物莫非切已所格之理苟非實得更何汗漫之患耶

問朱子論格物云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假如看書必反之於身實見得聖賢所說切已不知是否曰所謂從裏面理會者正說格物工夫須從大本大原處近裏著已理會外面零星物事不是不當理會然有本末之分則工夫便有輕重之別若不分賓主而內外並營甚或本末倒置則所謂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朱子之意蓋如此若云把聖賢說話近裏著已看又別是一理與朱子本旨無涉

問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通脫後固如是若未通脫亦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反求諸已自是格物親切近裏工夫徹始徹終都應如此但所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似是物自物而我自我猶是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有物我之殊初無內外之別故纔明彼即便曉此若未通脫時且須虛心觀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切

已若見物而遽反求諸己紛紜勞擾反為無益

問程子云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竊謂格得一物便致得一知便是覺處曰徹頭徹尾無所不知纔是個覺此非窮盡天下物理未易到此若但格得一物就此一物能見徹底雖亦未嘗不可謂之覺然以語於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猶有間也

問程子云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多自當脫然有個覺處兩條似不相合曰若謂必窮盡天下之物如何窮格得盡若謂止窮得一理便到則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久自然貫通雖有未曾格者亦可類推以通之矣程子所說雖若相反理正相足反覆潛玩其味無窮

問程子云格物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又云莫若察之于身尤切朱子以為互相發何也曰不察物理而專用力於性情則虛

而不實然不察之於身則雖窮盡天下物理終亦汗漫而無所歸也然則程子之說豈不互相發乎

問物外無理格物所以窮理則格物窮理本是一事朱子謂格物工夫比窮理爲實何也曰理者物之根本物者理之體質理無物則無所附麗猶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無寄也理無可窮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卻物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力也

問初格物時道理不熟恐有差處如何曰但常存此心勿使放佚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以求至善之歸則義理自出不患于差誤矣即一時識見未到或有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耳

問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以吾心之理格之則物之理無不得矣是否曰物之理固無不具于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若遽以吾之所見橫據胸中縱窮格得理來只是吾一己之私

見與物之理不相干涉惟不執已見隨物之分窮物之理因其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盡矣

格物自當以身心之事爲主而外物亦不可遺遺却外物連身心都無著實處內外相資本末兼到斯無憾矣

問讀書窮理到窮盡處思力既竭精神昏耗還當從此更窮究進去耶抑別窮一事也曰到昏亂處且須姑置了息心靜坐待神氣既清然後更提起來看便自見得若一下苦進則愈進愈昏無益若竟置不求別窮一事則前功既廢以後又須重新做起則又可惜耳

問無物無理皆所當格然亦有一種物不消格者抑將置之耶猶格之也曰不消格者雖未嘗無理而所關甚小縱格得來亦無益竟可置之如陽明之格竹子竹子何嘗無理然于身心無用故不須格

問所謂物格知至者不是窮盡天下之物而後如此正謂格物至于豁然貫通之日則吾心之知無不盡而物之理亦無不得矣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何時窮得盡來曰物固窮格不盡然亦須盡吾力之所至一一窮到盡處若遽以為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謂天下之物自此便不用格則是足已自用了豈復有長進處

問致格物工夫若能于一兩件大處攻得破則小者宜不待格而自明矣如何曰能于大處攻得破則小者不難用功然亦不可不盡其力物有大小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不可忽也

問朱子云格物須見得第一著者何也曰直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盡頭纔有分毫不盡猶是第二層見識在

問程子云纔明彼卽曉此然天下亦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人奈何曰不以三隅反者畢竟此一隅猶未知得徹在若知得徹定是能反蓋在物之分雖殊在我之理則一既已明此則此理

已實得於吾心擴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自有可通之理曰然則格一物而萬理便通乎曰程子言格一物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所謂纔明彼卽曉此者正謂格得一物之理便增得一物之知在物之理卽吾心之知雖有內外實無彼此非謂格一物便物物皆通也

問程子云于一事上窮格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有不可類推者當如何曰物之理雖同而其分自別所謂格物者本當逐事逐物各隨其分窮到盡處雖其理可通亦須逐一窮格方見的實而況不可類推者乎

程子云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竊謂窮格不通正當反覆潛思以求必得如何都轉換了後讀大學知止有定一節或問云旣眞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序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第不覺衆難塞胷致知力行不容偏廢如何

一知止便能得止又況大學之教誠意一關最爲緊要若說一
知止便相因都見不成後六條皆贅語耶再四思之殊不可解
忽一日洗浴時偶思及物格知至節章句因將此節章句印證
知止一節知止是物格知至時境界即所謂無不到無不盡是
也能得包意誠以下六者而言即謂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
是也朱子于此下可得二字正與能得相照應乃始悟所謂能
得者蓋謂一知止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循此而去
工夫皆可做耳非是一知止則意便無事于誠心便無事于正
也即此觀之乃知程子之言真是曾閱歷過來方敢如此說此
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蓋于此一事
上既窮格不得若念迫焦躁定要一時解得轉更昏了不如且
暫置待雜慮清後提起一看便易見得或因他事觸發亦有迸
若時但須常存此心提撕警覺不使放惰自能脫然有個悟處
所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換一事者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

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撕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

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卽致知知性卽格物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物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明而心無不盡矣但格物是從零碎處說知性是從大本處說格物說得實知性說得透其理一也

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已嘗用其力略見其端未窮其委此所見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就衆物而言則于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藴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

問程朱格物之說最多其要領何在曰其本只在一敬其要則在循序而致精能居敬則所謂循序致精者日益密能循序致精

則所謂居敬者日益精二者互相發不居敬則駁雜而無本不

循序致精則泛濫而無歸不是異端便是曲學故缺一不得

問即物窮理固不患其汗漫然畢竟於身心上少親切之妙曰欲

得親切須是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物未至時須涵養此心不

使昏昧方格物時則須專一不雜勿忘勿助以求其至既格了

又須清心寡欲以養其知如此則本末相資動靜交養身心之

問自覺清切而有味矣

欲格物以致其知必須有以養其知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

此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

亦有涵養工夫養其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

戒慎恐懼居敬之功勿助勿忘養知之法

操存涵養不可不寬進學致知不可不緊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敬是窮理之本不敬則志氣不清心力不固

雖欲格物亦若存若亡無所實得故當以敬爲本然能格物則

敬處愈精明此二事實相首尾

問程子所謂立誠意以格之者豈格物時先須誠意耶曰誠者物之終始一有不誠則無物矣雖格盡天下之物終不濟事故須脚踏實地一步步以實心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實理也與經文誠意義自別

問立誠居敬亦有別乎曰無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

朱子所謂學者致知吃緊要理會這箇心者只是戒謹恐懼使心常惺惺不至昏昧則心體精明而格物易於爲力矣

寡欲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

問朱子曰涵養致知須當以涵養爲先又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二說不同曰論本領涵養爲先論工夫致知爲要總之兩者不可分先後

以敬爲本而致知以踐其實內外交相養也

問朱子云格物要閒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然則臨時竟不須理會耶曰不是說臨時不須理會但到臨時然後去理會便更理會不徹須是閒時處處理會更不放過銖積寸累充積久之然後臨時却易用力耳

程子論格物九條詳且盡矣學者潛玩而有得焉則格物之方無以加矣

學者於程子九條亦不在多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潛玩而力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及其成功則亦無所不貫矣

程子九條遠至于天地之大而近則在吾一身大則始于人倫物則之閒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誠後學之津梁暗室之一炬也

細讀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所論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陽明極詆其支離而比于洪水猛獸之禍不知萬理雖同出一原而萬物固各具一理苟不隨吾身所接之事物一一究其所當然又窮其所以然但欲空守其靈明之體以為吾心既明外物自

照則亦終於恍惚形似而已譬之秤然欲稱物時分兩不差必平日先識秤上兩數苟徒恃吾心之明以爲吾于稱物之際自能識之未有不誤者也朱子教人卽物窮理而併及于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正謂天下無物無理不可揀其大者而遺其小者爾非謂格物之功專在一草一木上用力也陽明不得其說乃因格其官舍之竹七日而致病夫一草一木固各有理固所當察然天下之物亦有不必格不足格者執一草一木以求其理不得而致病聖賢豈有此癡學問哉姚江門人于本傳中直載其事蓋欲形朱子之陋而不知其適自陷于陋也梁溪高先生謂文成之學初得于鐵柱宮道士及地藏洞異人龍場一悟正其舊學益精非于致知有悟此語蓋得其實云

高梁溪謂象山陽明之學從致知入究竟象山陽明只是自致其所知與孔曾之致知異其所謂致知只致得昭昭靈靈之知耳孔曾之致知須從格物上脚踏實地窮究去不格物從何致其

知

象山陽明所學儘高只欠了格物二字所以全體差却

金伯玉論格物致知之義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止與知所先後之知其意蓋欲正陽明格去物欲致吾良知之謬而不知其亦非也物有本末之物是明德新民格物之物則自天地之大以至於一草一木之細無所不在雖其理不外于明德新民却不專指明德新民說正欲人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窮究而後明德新民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致知之知以吾心之靈之全體大用而言蓋物雖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吾心所謂知也必於外之物理窮之無所不盡然後吾心之知可以至乎其極而無所不明所謂致知在格物也知所先後之知只是識得箇路徑是格物以前事知止之知則是曉得箇透徹直知得至善之所在是知至以後事雖皆不外乎此心之靈然一淺一深其與致知之知固有別也

伯玉謂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則將去此耳目然後聰明得乎是離物求理適墮于異學之空虛而已矣吾儒求聰明之法正欲就耳目上事事求盡其理各致其用脚踏實地一步實得一步然後一步求進一步充積久之自然耳無不聰目無不明矣

集程朱格物法

大學之教莫先於格物致知故程子朱子言之特謹而詳間嘗沉潛反覆詳玩其旨似有以得其要領之所存者竊倣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之例定爲六條云卽物窮理循序漸進虛心觀物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今卽以程朱之說實之所謂卽物窮理者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旣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

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已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但其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莫不能知以其禀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盡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

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個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個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個敬與不敬有一般

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始得傅問而今格物不知可就吾心發見處理會否曰今且只就事物上理會如讀書便就文字上理會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理會接物便就接物上理會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若待發見了方理會一年能理會得多少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又曰人也不解無個發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自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又曰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個端緒只似尋常去格不知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

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個事物去格也又曰遇事接物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揩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纔遇一事即就此一事究竟其理只管逐項窮致到極至處少間多了自會貫通又曰十事格到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見得十分透徹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第三第四著便休了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

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又曰道理既知罅縫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格物以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又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透仍更理會向裏來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也都理會得而中間精微處却未理會則所謂理會者終有未極其至處須是內外本末精粗隱顯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精神看一看又曰窮理須要窮盡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貫穀然閒無事時見得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要閑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又曰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又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

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深儘有在此二十一條者乃即物窮理之說也所謂循序漸進者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

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將
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
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
可以欲速而急迫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于枝葉花實不待
其至之時而揠焉以助其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問一理通
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至此天下豈有
一理通便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學問須有漸無急迫之理
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個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
如此說須是逐漸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個其他更不容管
便理會得豈有此理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
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益自然透得又曰如今下手
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窮究若幽奧紛拏
都留向後面做問伊川云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窮
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曰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

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于此處旣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問從一事上便可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蓋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須是把這個樣子卻從這裏推出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于親時是如何不得于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事君則知得于君時是如何不得于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如是自此推之莫不皆然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爲學而求有得是炒沙而欲成飯也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今日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為自陷但欲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問格物最難當交錯疑似間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個大坯朴是恁地方就裏面漸漸做細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會須有盡時又曰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此一十四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也所謂虛心觀物者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又曰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又曰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又曰今之學者

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又曰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滯于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自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又曰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來又曰大底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又曰學者致知吃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

然菲不得艮久又曰不可一向去無形跡處去尋更宜于日用事物經書意旨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又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于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泛濫矣此十一條者乃虛心觀物之說也所謂切已體察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之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

一致微顯一原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無泛濫也朱子曰格物以反身窮理爲主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爲己之學非若狥外誇多者徒以爲人也又曰且貴窮理令有切已工夫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若只泛泛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問格物窮理何者爲切曰莫先於五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尤人所最切近者須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不盡畢竟窮格不至也君甫問格物窮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底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于不告而娶又當别理會此八條者乃切已體察之說也所謂著緊用力者或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固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朱子曰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

益若能于一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個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將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滚一番方始透徹問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須用理會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覆久自曉得去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說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此六條者乃著緊用力之說也此以上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所謂居敬持志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貫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黙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又曰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又曰能存此心而後可以窮理蓋一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又曰格物之道其唯敬乎今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

以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却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歛其心掃盡雜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之蔽而知方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格物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爲本後遇在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從近處格將去又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敬則此心惺惺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個持敬也易得做病又曰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本領去格物致知問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涵養是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

相發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
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問涵養致知以何爲先
曰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
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又
鶻突去了文蔚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是致知而後涵養問固
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
私意自然留不得又曰無事時且存養住在這裏提撕做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又曰將致
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
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
之患而得益固矣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
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問養知
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
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

如此此二十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格物致知之本也蓋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下手緊要工夫故程子朱子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但恐語太浩繁初學之士有不能遽得其要領者是用撮取大綱別其分類而各繫以程朱之說庶幾有條而不紊學者于此潛玩而切究之則于大學之理可得其門而入而程朱吃緊為人之意亦可以默識之矣

傳六章

八條目開門啓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

毋自欺也親切提撕發人猛省

人不曾做過格物致知工夫則其心猶未眞知善當爲惡當去其不爲善不去惡或爲善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是惡明知善當爲惡當去猶不肯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謂自欺者不必不爲善不去惡但于爲善去惡中稍有一毫不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

問或問云不知善之眞可好惡之眞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旣眞而不肯實用其力方云自欺若是淺淺之知卻與致知以後之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如何曰正爲眞知灼見了卻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的人則其不能實用其力乃

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事也若把知處放鬆了速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須坐殺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

問知道孰爲善孰爲惡而不肯實用其力固是自欺然果知無不明則爲善去惡自無不實其所以不能實用其力者到底知之不盡耳曰論來知若果至則意必無不實如知知道烏喙之不可食便是眞個不可食其不免於自欺畢竟是知有未到中庸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是也但此處之義緊接上章正惟知之已至而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蓋天下儘有知之既明而行之不力者更有自恃其知而不肯實用其力者若果知有未盡而自欺則受病在知而自欺之病反小矣曾子喫緊爲人之意正爲知無不盡而不肯實用其力者痛下一砭放鬆不得

自欺之弊不必在大全體皆實只起初一念微有不實則始終皆

欺矣外面工夫無所不實只心中微有一念不實則內外皆欺矣

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謙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亦不足故此三句是毋字盡量語

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卻須滿足

道川倪氏以章句苟且爲去惡不決徇外爲爲善非爲己非也苟且徇外去惡爲善皆有之未嘗不爲善去惡只胷中略覺得沒要緊便不如此也不妨此便是苟且既已苟且於內則必色取于外故苟且徇外兩病相因其始苟且其卒必至徇外然則誠意之功當自絕其苟且始

問獨與意何別曰意是就一念之發言之獨是就其意之地頭言之獨即意慎獨即誠意

講章謂戒欺求慊是指始終完全意念言慎獨則就起初發動之

一念言乃誠意中緊要關頭處非也朱子謂意者心之發只此一念動處謂之意此處爲界甚微爲時甚暫稍過一刻便已入正心界裏此一刻中安得更有緊要關頭不知誠意工夫只在愼獨舍此之外更無別法而所謂如惡惡臭云云者乃統言誠身之功以足無自欺之義直通下正心修身說必愼其獨纔轉入意上言旣知爲善去惡便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而求以自慊但此欺慊之分始于一念之發此一念之發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此處一差其端甚微而相去便遠君子小人之分實繫于此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充廣之不實卽遏絕之然後爲能戒欺求慊以誠其意講章不曉經文界限誤認如惡惡臭三句便爲誠意之功所以說到愼獨只得又下一轉謂愼獨是誠意先一步工夫如此則大學八條目中又當增一條云欲誠其意者先愼其獨矣豈不支離可笑

知道孰爲善孰爲惡是物格知至中境界實實爲善實實去惡是

正心修身中工夫所謂誠意者只是於其一念動處獨知之地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卽于此實用其爲善去惡之力非是愼獨只謹其初幾誠意工夫尚有全體用力處在也毛文心𠯌云愼獨是誠意下手處不是誠意入手處斯言當矣

不是說存誠之功只當在意上用力自誠意以至修身皆是誠身之功爲善去惡皆當實用其力但實用力處須自一念之發始此處不實便全體不實所以君子必愼其獨

審察之精防閑之密皆是愼然必審察精而後能防閑密

問此愼獨與中庸有別否曰大學是審實與不實之幾中庸是審理與欲之幾兩處微有不同然理無不誠欲無不僞其實一也

首一節單就道理上論合當如此用力更不論愼獨之害與能愼之效小人節則極言不愼獨之害如此潤屋節則又言能愼獨之妙如此蓋又移下一重就利害上說以見不可不愼之意語雖移下一重意實轉緊一重

一念自欺便是小人厭然揜著特其甚者耳

欺人之害小自欺之害大始於自欺究必至于欺人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爲何厭然即是揜

著時神氣如此

消沮是其良心閉藏却是私意

小人之厭然揜著亦非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只因不慎其獨始念

一差便至自欺欺人百孔千創其極如此此獨之所以不可不

慎也

由小人之揜著觀之亦是其羞惡之萌良心不死處使其能察識

此念擴而充之卽亦可幾于自慊矣今不事此乃反欲揜著以

蓋其不善旣以自欺又欲欺人此其所以日究于汚下而不知

反也豈不可惜而更可哀也哉

如見肺肝欺人不得到底只成自欺厭然揜著多少勞攘何益之

有

問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豈
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必能格
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決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
而下梢終不免爲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懼
不然則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著此一節耶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玩一己字人之不可欺卽在小人心眼
中看出過挍更狠
毛丈心易云誠中形外二句止是泛論其理誠作實解不必深求
此謂二字承上小人起下君子是因小人之情狀而知其理之
不可易也君子有鑒於此所以必愼其獨不沾定小人說此處
體認最精
又云曾子曰節非是曾子平日所言門人引之亦非獨明上文一
節之意蓋前旣兩言愼獨此則專明獨之所以當愼之故十目
十手卽是上帝臨汝之意不待如見肺肝始覺其嚴曾子每日

三省臨深履薄得力全在此處故特于此自標其名以示慎獨之重使人實落下手不可少寬方見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一節又是此章最緊要處

十目一節比上如見肺肝更鞭進一步不必待人之視已然後如見肺肝但一念動處便即為十目十手指視之處鞭辟慎獨之意至此益微切矣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

十目一節不著小人亦不著君子只就獨字提撕以見不可不慎之意然雖不沾小人却緣上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來

問十目十手是獨知時覺得如此抑獨知時實有如此曰幽獨之中一念之發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掩十目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此是實境不是虛語

問十目十手固是實境但不知所謂實境者即指已動之機抑猶兼已發見後言之也曰即此隱微之間獨知之處便是十目十

手交集之所更不待發見後方纔是實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到此纔是自慊畧有分毫不到猶是自欺

到誠意後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如何不快活

心到廣時非有加于心之本體也心本自廣大只爲私意所蔽便狹小了到此只復全其本然之量耳

潤身不是慎獨之效正是誠意工夫十分完固自然心廣體胖與前此之謂自慊一樣神氣總欲鞭辟慎獨兩字如此看下文故字必字乃覺接得有力

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一慎獨便能至此惟是慎獨之至直至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無時無事而不自慊充積之久德積於中然後英華發越于外而潤身可致然非慎獨無由致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

末何雖結必誠其意實結必慎其獨言意一誠而心廣體胖如此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所以君子必慎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

意也此一句直攝盡通章之義而畢結誠意章義自該於釋經之旨又分毫不失也

傳釋八條目分爲六章前後五章皆兼兩條獨誠意單釋蓋此爲大學緊要關頭故說得極痛切

誠意一節如醫大病者痛下鍼砭之時此後工夫則如大病已去但猶恐神氣虛弱寒暑易侵故復時時防護調攝按程逐節以養之耳

問經重修身傳重誠意何也曰經重修身以修身爲明明德之全新民之本統八條目而總指其切要處也傳重誠意則又以誠意爲修身最重最難關頭故說得十分痛切是又從修身爲本中而獨指其切要處也可見重誠意正所以重修身經文修身爲本得此乃益緊切

誠意傳只義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究其所從來則善者天命之本然而惡者外至之邪穢也故以人之常情而言則

有善而無惡以人之本心而言則好善而惡惡是皆聖愚之所同出于天而備于我者也然其生也既有形體之累又有氣稟之拘及其形生神發而物欲之私又從而蔽之是以天命之本然不得而著而本心之明亦因以昏昧錯雜其于事物之理善惡之分固有懵然而不能知者亦有知之而僅識其粗不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知有不至則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誠意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之格物致知使之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極庶幾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眞實由此而致其誠意之功以謹其幽獨之間苟且自欺之病則自不患于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然或恃其知之已至而不能因其所明而實用其力則苟且自欺之病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私欲交攻雖有所知亦將宛轉汨沒而無以有諸已矣是以聖人設教于物格知至之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

說焉蓋誠見夫知之未至而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猶是自
昧而非自欺今旣物格知至矣明知善我所當爲而不能實于
爲善明知惡我所當去而不實于去惡或苟且以自慢或有爲
而後爲或狥外而爲人或始勤而終怠自知之而復自欺之其
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自修之君子旣知爲善以去其惡則
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使其惡惡則必由中及
外如惡惡臭之眞必務決去之而後已好善則必由中及外如
好好色之眞務求必得之而後安如此乃能自快其好善惡惡
之心充滿其爲善去惡之量而可以自慊然此欺慊之分始于
一念其實與不實人不知之而已獨知此處誠僞微分而公私
邪正謬以千里苟或審察不精防閑不密一念之發稍有毫忽
不誠則全體之功皆爲無物矣是以君子必嚴謹精察于此以
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力踐之不實即遏絕之不使須臾之
頃纖芥之微少有所踈略間斷焉然後爲能實用其力而戒欺

以求慊也若彼小人幽獨之間恣爲不善則既自欺矣既已自欺又欲欺人一見君子而厭然揜著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究之人不可欺如見肺肝誠中形外適以自欺而已矣然原其厭然揜著之心彼亦何嘗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哉只因獨知之地一念之萌不自加謹而任其差錯是以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反覆沉痼至于如此之甚耳君子有鑒于此是故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焉夫君子愼獨之功豈待鑒于小人而後力然觀于小人之如見肺肝如此益以知幽獨之間一念之發雖爲已所獨知而事必有跡實必有聲爲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惡于幽獨者惟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則獨知之處卽十目十手共指視之處豈不深可畏乎誠意之君子苟知其可畏自其須臾之頃纖芥之微而必謹焉由一念而推之以訖于念念由一事而推之以訖于事事自始至終從生至死爲善去惡表裏皆實如是則能充吾性分之所固有盡吾職分之

所當爲戒欺求慊之功無所不盡而德實有諸已矣德既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根心生色潤身之妙有不可勝言者以言其心則以理之無歉而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廣大寬平天君泰然也以言其身則以心之既廣而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從容舒泰百體從令也夫意一誠而心廣體胖之效即無不相因而至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哉是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意也

傳七章

心中不可存一物。

平時涵養此心令虛明洞徹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接物用情各得其正然平時雖能涵養而臨事又須省察必使情之所至稱乎其事而無過不及之差則于事之理得其平而心之用亦不失其正矣

心如何便無所曰虛曰明曰平

情不必過其則但略帶一分意識略有分毫沾帶便是有所忿懥四者須要從物起不可從我起從物起者是物本有是可好可惡之理而我因而好之惡之也從我起者是我先有好之惡之之心而後加之於可好可惡之物也就使能不過其則而此心先已有物不得謂之正矣而況必無不過者乎

問心有所則不得其正是心有這物事別事到來應之便差否曰固是但心既繫于一偏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矣

可喜可怒之分在物而喜之怒之之理則在吾心因物理之所當然而應以天理之自然各止其分而我無與焉是乃爲能不倚于一偏也。

問有所則心便不得其正然則心當無此四者乎曰四者人所必有如何無得但能因物付物而無所過乎其則則雖酬酢萬變而鑑空衡平之體未嘗有分毫妨礙便是無所非謂心當無此四者也

問不得其正是體是用曰用情之偏自是用然體用一原用一失則體亦因而失其正理自相因故下文便云心不在

問既有所如何又不在曰唯其有所是以不在辟如明鏡惟是無所遮蔽所以物來必照若有一物掩之則第二物來便照不見了

心有所則心有偏繫而不能爲酬酢萬變之主無主則不在矣

講章謂章句兩察字是帶誠意章義此處本義只在敬以直內存

其心之本體非也心統性情兼體用未發則當敬以直內存其心之本體巳發則當隨事省察全其心之大用而其緊要尤在省察上蓋心之出入本無定時而忿懥四者旣爲人情所宜有則又易忽苟不刻刻提撕雖欲存之而固有所不能矣傳文專說用一邊章句緊下兩察字正見省察于方動之時爲存養中切要工夫欲人于省察上用力以爲存養之地故丁次節方說敬以直之曰然則敬以直之在省察後乎曰此兩項工夫本是齊頭做不分先後未應事時不能敬以直內到臨事雖欲省察其道無由旣省察得若不敬以直內則又差了辟如防禦賊盗存如鎮守察似巡哨誠意時與賊鏖戰一場旣巳勝得他了至正心時可以鎮守其中無復外患矣又恐一有不察裏面或有竊發處故又須處處密加盤詰使四方八面蕩然皆平然後可以無患也

心有不正只是有偏算不得惡朱子所謂官街上差了路是也然

不能察而聽其偏少間仍復流于惡所以又不可不謹

正心是全體用力誠意是于其中緊要處用力正心工夫包得誠意然不用誠意則必不能正心故誠意最要

何謂正心包得誠意存養省察皆是正心工夫而存養工夫徹始終貫動靜誠意是于其中一念初動處著力加謹過此一節到發出來後再細加省察則仍是心分上事不是意分上事故曰正心包得誠意誠意時分少正心時分多然誠意工夫難正心工夫却易

問誠意必愼其獨則是當省察矣到正心時又當于忿懥四者而加察焉然則省察工夫有兩用乎曰凡有動處皆當省察自其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何時何事可以容易放過若但于其一念初起處省察得便道是了以後更不照管則又不免有差須是刻刻提防先儒撮論工夫大要故只說得兩三節其實學者用力有甚了期除是一念不起時無所用察然靜時少動時

多凡在動處何可不察豈但誠意正心兩用而已就到治國平天下也少此一段工夫不得所以誠意中好惡兩脉直貫到底

曰然則何處是省察正用力處曰只在誠意此處猛力戰勝以後只須步步提防更不十分費得力故程子論天德王道曰其要只在慎獨

毛丈心易云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著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為先章句因察為存甚得體用一原之理此論最分曉

正心修身傳口義　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當其未感之時氣不用事鑑空衡平之體至靜至虛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及感于物而能如其心之本然者而出雖須臾之頃纖芥之

微亦未嘗少違其天則焉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然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不待存而其體無不正不待察而其用自不偏事至物來無大無小莫不各止其所而我無與若常人而欲其如此必于未感之先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之本體使其清明虛靜如太空然然後應事接物方能有主而不亂及其感物之頃又能虛心體察使吾心之用不致或繫于一偏則雖喜怒憂懼雜然並陳自能隨感而應高下輕重無不中節矣惟其不然以氣拘欲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其全體大用既不能如聖人之靜虛而動直而于寂然不動之時且又不能涵養本原以為感而隨通之本及夫喜怒憂懼一有所動又復不能于方發之始密加體察之功則其所以應之者自有偏倚而不合乎事物本然之理與其當然之則其未至也則不免先有期待之心其既至也則不免或有偏重之處其既往也又不免留滯于中而不能忘是皆不察之故

被先入者爲主於內是以有所而不得其正耳夫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必其湛然虛明無所偏繫然後心得其正而無不在既得其正而無不在則耳目口鼻四支百骸莫不各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亦皆惟吾所使而無不合于理所謂惟虛故靈也今既累于喜怒憂懼而不得其正則此心馳騖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而虛明空洞之本體已不在軀殼之中矣既失其虛便失其靈心一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于彼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耳目口體之間且將無所檢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易見者且將不能辨別又何論義理之精微者哉杜少陵詩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正此類也然要其所以致此之由總由其于用情之初一有不察遂以如此是以欲修其身之君子于其心之所發必先密加體察使此心之用不至陷于一偏而失其正而又時時敬以直內使吾心之體虛一靜專則瞬有

養息有存此心收斂常在方寸之間而所以檢其身者自無不到矣

傳八章

問親愛五者與忿懥四者同一用情而一屬心一屬身何也曰忿懥四者以情之用于巳者而言是見于念慮之偏而未見于事爲之失故屬心親愛五者以情之施于物者而言既見于念慮之偏而併見于事爲之失故屬身

問朱子謂誠意以後病痛一節小一節今觀正心修身兩章同是用情之偏似未見輕重曰正心章不得其正當是本身上病痛此章五辟字則說向外來又較鬆一步矣

七章四有所八章五辟焉只是泛論常人之情有如此之病以見正心修身者不可不察于此以謹其情之所施固非謂誠意正心者必有此病然亦非謂誠意正心者必無此病也

虛公無我斯無辟矣

辟處即是不知然惟不知故辟唯不察故不知

不是定要人于好處求惡惡處求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虛

心詳察不執已見隨物用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
精虛公不偏者其孰能之
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義以方外隨
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而吾之好惡自無
所偏矣
兩莫知詠歎鮮矣嚴冷有味
引諺一節固是證足上意然此上又較說得深以見情之所發既
已不察而陷于一偏則其好惡所及將有無往而不偏者雖以
子之惡苗之碩皆將有所不知則偏之爲害何如益以見不察
之不可也故章句于上節說偏此節說偏之爲害而語類亦謂
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于此
末節反結更有力玩不可字不是家不可齊正謂身不修雖欲齊
其家而有所不可耳故曰不可以齊其家不曰其家不可齊
晚村云齊家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此言當銘座右

問意是心之所發忿懥親愛等亦是心之所發其别何如曰意是心之一念初發處在靜而方動之交情是心之用於物處全是動邊事意是情之方動處情是意之專屬處意之時分少情之時分多

問誠意時之省察與正心修身時之省察亦有别乎曰誠意之省察是察其初發念時私意苟且之萌正心以後之省察是察其既發念後偏倚固滯之病誠意之察用力精嚴正心以後之察用力細密誠意之察難正心之察易修身之察則又易

問章句獨于正心言敬豈齊家以後便不須敬乎曰主敬工夫徹上徹下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俱當以敬爲本獨于正心言之者敬是本心上工夫于此爲尤切也

要知自正心以後工夫雖一步易一步而在學者用力却須處處以全力赴之一以爲易則有忽不及察者矣朱子吃緊爲人故緊下兩察字

傳九章

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修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家之不可教也蓋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

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一句說盡下文孝者三句及保赤子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則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堯舜帥天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具然都只是懸空說

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不是說家已治更不須教國教國處自各有事在但家國之分雖殊而理則一我能修身以教家使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秩然有恩粲然有文則雖未有教國之事而教國之根本已立規模已定到教國時只舉此而措之耳傳者之意正欲學者修身以教家先立其本而後可推以治國平天下也蓋鞭辟近裏之意經文修身為本義正如此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不是移孝作忠之謂言孝弟慈之理人人所同分雖有家國之殊理則無彼此之別故在家孝弟慈之道即在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但能自修其身以教于家即所以教國者不外乎此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在家孝弟慈之理君子與家人之所共也此中便有個身在不是到此又重新挖補入修身也

立教之本物我一原故成教之由在我而巳不待外求也

不出家一節皆是推本其理之同者而言不說事功亦不是效驗

又此一節雖皆是據理說然不出家句與孝者三句其語意又別不出家句是據能修身以教家者而決其有可以教國之理孝者三句則但懸空說家國一理併不著修身教家者身上說蓋正推明不出家所以成教于國之故耳

君子所以教國人者亦欲使家家皆孝弟慈耳一家此理家家亦此理教一家此法教家家亦此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上言孝弟慈保赤一條獨言慈者孝弟慈之理本人心所同但人于孝弟之理容有未盡即盡之容有非出于心之誠然者惟慈幼之心無不出于至誠而無所勉强故獨取其易曉者言之以見孝弟慈之理之得于天者無所勉强皆如此也

保赤一條只是上文三個所以精神點醒家國機關全在於此上文三所以只說家國一理不說君子推行保赤一條方說到君子推行上然未說推行之事只就立教者本心上說言此理本吾心所自有其發於心而及于物者亦出于吾心之自然本非外鑠何待勉爲但能誠求以取自然無所不中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此意也呂晚村云首節止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于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晚村此語說得最分明

保赤一節又就孝者三句更推上一層說直推到理之源頭盡處

而言孝者三句言家國之一理此又言孝弟慈之理非是人為乃由天得人人所有無待勉強欲學者察識此心知其在我而擴充之也此正聖賢吃緊為人處

既云不假強為又言誠求者此誠字非如誠意之誠是吾心中真切懇到處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而自能者唯其固有故無不誠

孝弟慈之理固吾心所自有不假強為然非誠求即其自然者無從而見而其理亦無由自識矣故此句雖為帶說然正是不假強為真實驗處猶孟子言浩然之氣本自剛大然必直養無害然後塞乎天地之間而實見其剛且大也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喫緊正在此處傳者之意指出人心之自然者示人正欲人人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且此處方說理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按處乃實朱子觀理之密如此

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孝弟慈之理人所固有因事觸發必有

個端倪流露處但纔發時即須察識此心認得此理不從外得即就此一端充而至之使至于極如孝之一念初發即就此一念孝處窮盡其量使孝之事無所不盡又更就此一端推類以盡其餘使弟與慈亦無不各盡其量又更本之身而達之天下使天下人人皆如我之孝弟慈而無不各盡其量到此然後孝弟慈之分量始足吾心固有之理始盡若有一毫未至猶是已分有欠闕處而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一家仁一條固是說教成于國之效然玩八個一字及其機如此之意正是言感之妙神速而不爽一至於此欲學者謹其所以感之而先立乎其本也語雖說效意實通梭入修身來下文藏身之恕已隱然言下儆人最爲深切

有善無惡天理之本然也爲善去惡人事之當然也而其機必始於君身表端則影正源遠則流清可不慎歟

雖德罔小不德罔大仁讓必須到齊于家方能及于國貪戾只要

一人僨便一國都壞了善必積而後成惡無微而不著故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上言一家已見功效之速下即言一人尤是鞭辟近裏緊切提撕處

論其語勢六個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如此不分爲善爲惡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爲惡之效捷于爲善尤見鞭策緊切處

機字正於此處領取十分悚人

至于一家仁讓則能修身以教家可知矣至于一國作亂則一家之貪戾可知矣皆互見之詞

機發於此即見於彼是至速也機如此發即如此應是不爽也君子亦謹其所發而已矣

上方說理此忽說效至下條方說工夫嶺斷雲連若脫若續此古人文字錯綜之妙也

國之仁不仁反求諸已而已矣非無興仁教讓之事也然其本則

存乎已而已矣

桀紂未嘗不欲民爲善去惡只爲反身無本故雖令而不從此一句鞭辟恕字更有力

如何便有諸已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有諸已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恕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此章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恕是兩折說下章所惡于上毋以使下之恕是三折說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然則未有諸已將不必求諸人乎曰若論學者爲已工夫則有諸已無諸已不過自盡其分之所當爲於人無與原不必求人非人今既云治國則是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勢不得不有所求有所非但未嘗有諸已無諸已雖欲求人非人而不忠之恕終行不得所謂有而後求無而后非非是謂未嘗有諸已無諸已便不必求人非人正謂欲求人非人者必先有諸已無諸已耳蓋緊緊逼入身來欲學者反求諸已忠以

行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謂無可推以及人也正是說忠傳文之義到故治國在齊其家已盡不出家而成教之理矣。又引三詩反覆咏歎使人涵咏從容而得言不盡意之妙意味深長人人自領

故治國在齊其家是傳者繳足不出家而成教之意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乃是結經文

問治國亦有政事而第九章專言感化平天下亦須感化而第十章專言政事何也曰感化治平之本政事治平之用二者本不可相離傳者之意亦非謂治國但須感化平天下但須政事蓋傳文立義本取釋經經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第九章緊接齊家立傳則自是說感化一邊分數多第十章說經文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國專論治平不帶家說則語勢自當專論政事不能更及感化皆是古人互相見之詞合而觀之全理自得且

國與身家相去爲近近則感化爲易有以感之則政事之施舉而措之耳非無政事而感化爲重故獨言感化天下與身家相去爲遠遠則有非感化之所能盡變者必須有政事之施然後可以知明處當以輔其教化所不及非不當感化而政事爲重故獨言政事言各有當也

問齊家亦有事在傳專言化何也曰齊家之事如正倫理使一家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爲恩義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愛固皆齊家之不可闕者然家之本在身苟吾之身先未能正本清源以作一家之儀表則雖欲正家誰肯服從傳所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是也若己之一身先能動中規矩以爲一家之觀法而所以用其情者復各得其當而不陷于偏則家之人自然觀感興起相向於善而不能自已矣整飭勸懲之方特從此舉而措之耳何難之有

傳十章

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修身以教家而一國之民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爲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上老老三句、亦推本修身來自齊家以後總處處離修身不得故曰修身爲本

上老老三句上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自各別

家國之分雖殊而人已之理則一、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人已之理雖一、而遠近之分則殊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矩者天理之極也

未能躬行於上雖欲絜矩其道無由若既本諸身而不能推以及人則所謂躬行者猶未盡也故必絜矩直至四方八面均平如

一然後在己之分量始盡

同然之心即是矩此同然之心乃是天理之極人情之至惟其理一是以心同絜矩者正絜此心之同然之理耳故絜矩之道雖若出于人爲而實由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而裁之也是之謂王道

雙峰謂君子度物以心爲矩非也以心之理爲矩耳但以心爲矩便有差處

所謂絜矩者非推我孝弟慈之心以與人也此心此理本之於天人所同有非我之所得而私但人爲氣稟所拘私欲所蔽習染所汚勢分所格有是心而不能復欲復之而不能遂故在爲上者有以推其本然之心隨其身之所在分之所居經畫處置使其無不到耳及其旣盡則人之理得而我之心亦無不盡矣此便推我之心以度物處

惟孝弟慈之理人心所同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以其理之同故

推己以及人而初非强人以所無以其感之速故愈知其爲人
人所固有而有諸已者不可不推以及人也
以其理之同故民有是心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分之異故雖
有以興起其心而又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理之同故可以
吾心之理爲矩而推以及人以其分之異故又當各以人之心
爲矩而使之各遂其心
推得去時則萬物皆爲一體若推不去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此
非窮理克己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其孰
能之
絜矩之道有因物祭理曲成不違意思又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意思惟其格物致知則能燭理而有以知天下人之心如一人
之心誠意正心則能克己而能以一人之心通天下之心
矩者心之理也吾能盡吾心之理則絜矩之本立使人人各盡其
心之理則絜矩之用行

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
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
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
是絜矩全量分毫不盡便于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
所謂四方上下均平者如天子之孝豈能使天下人皆爲天子之
孝人人各有其心人人各有其分但使天下人人各如其分以
自盡而無不有以遂其心即人人皆無不孝此便是四方上下
均平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一從自己胷中流出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非小心體物者不能也
知之明故能以己之好惡通民之好惡處之當故能使民之好惡
如己之好惡
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愼與不愼之間而已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此一句喝得最緊切愼字所該最廣自己身

好惡之原以至好惡施于民之處皆不可不致其謹也
能慎則能絜矩而得衆得國矣不慎則不能絜矩而失衆失國矣
得失之間其端甚微而相去甚遠可不謹乎
絜矩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只在能慎故知慎獨之功雖至
平天下亦不外此
樂只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
民之父母稍一偏辟即爲天下僇矣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之得失猶
只就絜矩本分上說先慎乎德又推上一步歸本君身欲其先
立其本然後能好惡同民而可以絜矩此一句突頭提起下面
善不善及忠信驕泰兩層其理皆具于此後兩結皆應此一句
直推到忠信驕泰然後慎德之義始精而盡
從天德流出來方是王道故君子先慎乎德

先字有兩脉上承不可不慎下對人土財用蓋有國者固無所不當慎而尤當先慎乎德此絜矩之本而好惡之所從以出者先慎乎此然後絜矩之本立好惡之施無所不當于理而人土財用不外此而得之矣

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若爲有人土財用而後慎德則是爲利而起根本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原非爲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致者此天理之自然非有所圖度臆測而爲之也

能慎德則人土財用自然一有俱有更無停待然必內裏工夫一步充實一步然後外面境界一步廣濶一步到人土財用無所不有才見慎德盡處

德者本也二句是懸空說以見平天下者當內本而外末也不粘絜矩之得失上

是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以德爲財之本財自是平天下之末非以財爲德之末但此處語脉却不如此上言有德節有人土財用故此節本上文之意而言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本正對財末正對德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者不同講章不會古人之意只硬執著一面道理所以都說殺

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理財用人兩大節傳者之意不過就平天下中特舉兩大事而言以申明絜矩之義本非爲理財用人說故章句於理財一節則云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于用人一節則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絜矩之得失其本義已盡于樂只一截先慎乎德以下則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理財用人兩事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

心以見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皆由於君身之善不善與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歸結慎德更不結理財用人其旨斷可見矣講章不曉古人之意所以橫生多少閒議論

問此一段既不實說理財則既結過絜矩後緣何又引楚書舅犯之言以反覆申明之曰傳者之意本是即財貨以申明絜矩之道其節目莫大于財貨而絜矩之難亦莫甚于財貨故復引二書以申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蓋本以申明絜矩而亦因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也朱子謂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意正如此所以一番不已復反覆丁寧之古人立言面面都盡不比今人說一面只是此一面

引楚書說惟善爲寶亡人二語不引重耳而引子犯其意固是申明不外本而亦因以起下文用人之端也

秦誓一條講章謂是說可好可惡之人有此二等以起下文之意

非也或問云此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則此一節亦是說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無擇相臣之意蓋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能絜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之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之所好而不能絜矩矣與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爲下文起本而下文却從此生去此古人文字之妙也

仁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故至明有以審其機至健有以致其決而用好用惡無不各盡其當也

仁人者物格知至而不蔽于私故明足以燭奸邪誠意正心而不弊于欲故公足以決取舍

仁人於娟嫉之人既放流之矣又必迸諸四夷而後已者蓋娟嫉之人已之所惡也已之所惡人必惡之故必推已之所惡以及人迸諸四夷置之絕遠無人之地使之無所施其惡然後人已

之所惡交盡是正所謂能絜矩也

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忠信則善驕泰則不善一重緊一重直逼入人心坎裏來歸進明明德上以終先慎乎德之意

忠信絜矩之本

實心絜矩即是忠信

生財有大道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實說財貨只爲人情於此事最難分曉故特反覆言之觀此處又重說一番可知前一番說話果只是申明絜矩並非實說財貨若前段實說此處便都成賸語了古人必無此複沓文字

生財一大節只是絜矩餘波

生財五條一意反覆一重緊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其道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足不足總非所計然果能散財得民則亦決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忍聚斂者只是以利之不可而不爲非爲爲利之害而不爲也而況專利之

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乎到底只把財字抹盡一意歸注絜矩上可知傳者之意仍是敎人絜矩不是敎人理財講章不知橫死句下眞是悶悶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者兼到方可恆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恆矣

人君代天養民固當務本節用使財生生而不窮此天理之自然亦職分之當然才參以私意而稍或過其則便是外本內末違天以賊民矣故傳者丁寧反覆之

三個未有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上好仁而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蓋以申足以財發身之意

三個未有只是一句所以中間又插出好義終事兩層者必至民好義然後見好仁之盡即民之好義又必至能終事然後見好義之盡添出此兩重而好仁者之必有財其分量乃覺十分圓滿若有些子未至便是好仁之量未足而府庫之財猶未必爲

其財也

講章以畜馬乘二段爲引起不畜聚斂之臣一段細讀或問只是平說當絜矩之意並不側重聚斂一邊或問云雞豚牛羊民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與之爭皆絜矩之義也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兩以絜矩言之而絕無所低昂于其際蓋上四句是說受大者不可以取小下四句是說不可聚斂三段一節說淵一節各因其位之高下言之總是戒人不可專利耳

務義不務利本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君子之心但知有天理而爲其所當爲初非有所爲而爲之也雖其無所爲而爲而萬物自各得其所故曰以義爲利

無所爲而爲君子之心止知有義而已以義爲利亦是傍人推說如此在君子並無此意若有此意則其爲義已是利了

長國家一條又移下一步直說到利害盡處益以見外本內末之
不可而平天下者必當絜矩而公好惡也
兩言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前就義理上說見有國者之不當聚
歛後就利害上說又以見有國者之不可聚歛也
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自絜矩之道至
驕泰以失之皆言與民同好惡之義生財有大道以下方說不
專其利之事若中間兩大節實說理財用人章句緣何竟脫却
用人一項乎益以見中兩節只是反覆申明絜矩並不實說理
財用人也
毛丈心易云章句于十傳內括出五六兩章以爲急務其得大學
原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
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眞
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不入乎此則入乎彼似是而非大
可慨嘆朱子有見於此所以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而

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而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凡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于此二語想見之也此條說得朱子喫緊爲人意出關係不小